



頽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二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

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

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

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

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爲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

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彊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彊。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

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污，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

知之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人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

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旣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惡

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



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累也。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于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

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

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卽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

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于身。其德乃真。脩之于家。其德乃餘。脩之于鄉。其德乃長。脩之于邦。其德乃豐。脩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旣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脩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

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

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疎。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

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祇。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于禍。禍伏于福。譬如老穉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爲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



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凡物方則割。廉則劓。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于歿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

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

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

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于未

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既成也。故爲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

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于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相交賊耳。吾之

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道擴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實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

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勇，則物皆爲之衛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

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

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爲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王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于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



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

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于勇敢未嘗

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繹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布有不傷其手矣。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

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

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

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

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賴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二終

題老子道德經後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  
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  
思惡。方云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  
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  
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  
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  
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  
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  
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  
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

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  
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  
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  
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  
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  
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

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  
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  
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

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日。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于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于此。涕泗而

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于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梁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梁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



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  
稻梁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  
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  
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  
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  
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  
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  
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  
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

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  
萬曆二年冬十有二月二十日宏甫題。





